

掙扎

著 章 明 陳



行印店書實真林桂

掙扎

(集歌詩・說小・感雜)

著章明藻

1942

桂林真寶書店印

前記

這集子內的數十篇文章，是我近十年中結綴所寫成的，其中大部業經發表，茲特編集成冊，分爲三輯，第一輯爲文藝論文及雜感，第二輯爲散文小說，第三輯爲詩歌。

編集此書的目的，無非是一、紀念。二、請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夜

陳明章於桂林

掇北目錄

第一輯

文藝的領土.....	1
浪漫派作家的沒落.....	3
中西綜合的文章.....	5
在雜誌店裏.....	6
非常.....	11
新文字之我見.....	12
批評政變與聯絡.....	15
再談批評與漫罵.....	17

第二輯

羅傑和林語堂.....	二〇
踏上他未走完的路.....	二三
答泡沫社諸君.....	二三
奇態.....	二四
論抄襲.....	二六
失望與忠告.....	二八
筆會.....	三〇
蠶.....	三九
巫仙.....	四二
初嘗.....	四五

買醉.....四八

春遊.....五〇

代筆.....五五

坐夜.....六四

討債.....六七

唱新曲.....七二

露天遊藝場.....七四

太陽和月亮.....七七

第二輯

流浪之歌.....八三

溪邊.....八六

浴.....	八八
工人樂.....	九一
種田的人.....	九三
小詩六章.....	九五
縫衣的老婦.....	九九
夜.....	一〇一
離民謠.....	一〇二
一個作家去投軍.....	一〇五
懺悔.....	一〇七

第一輯

文藝的領土

曾今可在一卷四期的『五洲』上饒偉大的作品中說：『……中國現代的文壇沒有偉大的作品最大的原因，是因爲「假文壇老將統治着，他們的成名是由於他們的倖運，他們並沒有怎樣的努力過，他們把文壇當作他們的私人的機關，「黨同伐異」，對於有希望的無名的新進作家，起初是間接地或直接地去誘惑，誘惑失敗則盡力摧殘，只要是他們的一羣，雖粗製濫造或東抄西偷，也算是「名作」，新進的作家們永遠是被他們驅逐着，使新進的作家不能立足於文壇。……』

……』

的確，現在中國的文壇沒有偉大的作品原因，完全是那一股所謂文壇老將的作祟，自己既未曾對文學有深切的努力過，產不出偉大的作品，又要排除一般新進作家，偉大的作品怎樣會有產生的可能呢？

但是考現代的一般青年，都爲文學足以出風頭的，如高爾基、託爾斯泰。尼采，那些人是多少的有名聲啊！幾乎全世界都知道的，所以都沉醉於文學一面。自己沒有著作本領，死命的夢想着做作家做文學家，拿着膚淺的東西東塞西費，這樣算是會成名的，會今可的所謂新進作家就是這一輩，所以新進作家也是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出來的。

所以現在無論怎樣有名的雜誌上或文藝讀物上總是找不出一篇偉大的作品來。

我們要想有偉大的作品出世。必須自己先對於文學或著作要有深切的研究和不斷努力，無論取材，結構，造句，等等都要細心推察，到了有相當把握的時候

，再拿作品來發表，那才是偉大的作品了。

民報「民話」

浪漫派作家的沒落

時代的巨輪，是不斷地在很快的轉動，近幾年來國際的風雲，及國家的環境，是不斷地在變化。於是乎一個國家裏的文壇，也隨着時代的巨輪在旋轉。

國家在危險非常時期中，外患內憂的交響中，文壇也隨着變成一個充滿着悲氣的文壇了。什麼『國防文學』『統一戰線』『文人聯絡』『非常時期文學』……等等，這許多的名詞，也隨着應運而生，過去的色情派，浪漫派的一類人物，當然是好比落伍軍人一樣的『退歸林下』了。而其作品呢？也像落伍軍人或遊客的勢力一樣，是微薄得可憐，甚而至於一些也沒有。

這些作家，像從前最紅的張資平，郁達夫，葉露風，周全平，沈從文……等都是。可是現在呢？真是要涼得很，他們既不能加入現階段的文壇戰線，又不能發揮其勢力。祇好各人奔忙着生活，有的改行，有的從政，有的從事翻譯教育。不能再來博得像過去的那些色情青年的歌讚了。

雖然說：浪漫主義的作家們是沒落了。然而却也有許多新浪漫主義的作家在產生出來，而且自己加冕，美其名謂新感覺派象徵派等等，這類新作家，如穆時英，黑嬰……。他們雖然是算是成功了感覺派，象徵派的新派作家，然而他們總是不會被讀者所稱崇的，他們自己的作品和地位。也永遠不能發展得像跟着時代跑的作家的一樣。

中西綜合的文章

往往在一篇文章上，無論是小品，評論，創作，或是小說小詩，祇要是一篇作品上，總可以看到內裏拉雜的隔幾段，或是隔一句一字的英吉利文字。使人看了似懂非懂的，覺着有些頭腦昏痛。一篇稱為純粹的中國小說，而不倫不類的，去加上幾段或是幾句幾字的別國文字，那豈非荒天下之大唐，矛天下之大盾？

像張資平的『約伯之淚』裏，就有許多地方加上一段或幾個字英文，那算什麼一回事呢？也像那些章回小說一樣的賣祕訣，賣關鍵嗎？或者他們認為是摩登，時髦？

無論如何，如果在一篇稱為國粹的小說中，而不倫不類的加上了一段或幾句幾字的別國文。無論他那篇文章寫得怎樣好，怎樣妙。我們總認為例如一碗桂圓

湯，而放些醬油精的味兒一樣。

關於『中西綜合』，祇配在一種翻譯書上，或是在一篇討論外國事情，或別種小說的文章上的聲明註解用，才稱適合。

民衆「民話」

在雜誌店裏

(一)高爾基的死出風頭，

無論踏進那一家書店或雜誌公司，在那一堆一堆的堆着許多書的地方，我們總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全是高爾基氏的遺作，那些遺作都是譯成了中國文的，外表的裝璜是非常美觀的。其書價當然是必然高貴的了。

高爾基是蘇聯的大作家，也是全世界的大作家。他的名聲，無論那個文豪是

無出他的右了。他在活的時候雖然也像他死後一樣，被我們所崇拜着。但是他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時候，在我們中國是很少的。自從他飄飄仙逝後，他的遺作在中國之盛，我們正可以拿『雨後春筍』這句話來形容它。高爾基死後，他的遺作在中國之盛，這不但是他老人家的死後哀榮。就是翻譯他作品的中國作家也着實占些風光呢！

(二) 雜誌公司當作臨時圖書館

本年度中國出版界的生氣蓬勃。是達到極點了。無論定期刊物或者是個人的文選或文集，都比往年要高好幾倍，然而刊物任你怎樣的產生的多，都市不景氣的狀況是沒有辦法的。大腹賈的資本家尚且呼癢喚窮。何況那些文人，學生呢，所以祇好望洋興嘆的望着這一本本一冊冊的嶄新的書發呆，想買嗎？買那一本好呢？這一些些錢。瞧瞧每一本書都好，自己都喜歡讀，於是急中生智起來。祇好對不起該店的老闆，而不費分文的窺他一個全豹，而把雜誌公司當作公共的圖書

(三) 瞧不見有一個女人影子。

在這裏可證明女子是專門講究虛榮的，大菜間，咖啡店，跳舞廳，游泳池，一對一對的是多麼肉感呀！而女子對於就學識的可說是絕無僅有！在雜誌公司裏瞧來瞧去總不見有個女子的影子。

要求男女平等，先要在女子自身上的知識學問上着想。有了根本學識方可以達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否則永遠是男子的玩物，永遠不得自由和平等的。

(四) 不應代售無價值的刊物，

在雜誌店裏，那一大堆的雜誌刊物上，除了少數的幾個純文學刊物，及實業科學等刊物外，其餘的十分之七都是那些無價值的刊物了，所謂無價值的刊物，便是那些沉醉在聲色中，執迷不悟的一班青年的無聊牢騷東西，如捧電影明星，捧戲子舞女等等，被那班色情狂的人們，捧得不亦樂乎，更肉麻人的便是用女人

的繞特兒來做封面，以便引誘青年。吸收觀衆，所以那些刊物的銷路，是要比正經的刊物來得好，例如『春色』，『玲瓏』，『女人』等等。它們的歷史是其有相當悠久的，同時那些刊物亦正不斷地在產生，什麼『彈性姑娘』啦！『健美』啦！『海棠紅』啦！大有壓倒其餘刊物之勢。

論那些刊物，是否有益？上面早說過是無價值的。是貽害青年的。

我希望一個文化的機關（雜誌店）不應代售無價值的刊物，即便它的銷路怎樣好。

（五）文藝刊物壽命的短促。

也正因為，那些無價值的刊物來得多的原故，文藝刊物的生命是受着極大的影響，如很好的，『現實文學』，『文學界』，『文學叢報』，『生活教育』等，都相繼停刊。這是很可惜的。

文藝刊物壽命的短促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受無價值刊物的影響，而另一方面

而則是文藝刊物的書價太高，沒有無價值刊物，那麼的此，一分，五分就可買一本。

如果要文藝刊物的壽命生存得長而且久。則非減低書價，充實內容不可。我們辦文藝刊物的目標，當然是爲宣傳國難，發揚文化，喚起民衆的，非一班投機可比。如果要達到我們的目的。犧牲一些些，也是值得的。

(六) 一舉兩得的事，

這是我爲雜誌店和讀者兩方面的福利着想的，因爲購買力的薄弱，所以讀者祇好把雜誌店當作臨時閱書館，這樣我以爲讀者雖然得到利益而雜誌店似乎太吃虧了。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雜誌店多備幾條凳椅，不勞讀者的腿子，可任意閱讀大大方方的。同時讀者也應出些費，或者買價是五角，這樣坐了看祇須出幾分，雜誌店方面又不損失，而讀者覺得實惠非淺，真是一舉兩得之事。希望雜誌店能夠實行。

非 常

耳朵填滿非常文學非常精神之音，可是眼睛仍是看不到非常文學與非常精神。

因爲想要看非常文學，所以東跑雜誌公司，西跑書坊店，然而結果祇有傷風敗化的……哥……妹……戀……愛……等一類的臭文章……那些非常時期的文章，真比鳳毛麟角還貴重。

致於非常時期的精神，那股辟生夢死的青年，非但沒有非常時期的精神，而且還披着妖媚般的女人，在爵士音樂的幽鶯聲中歌舞發狂。

真真的非常時期的文學，原來是哥哥妹妹戀愛文章，真真的非常時期青年精

神，也原來是撲抱翻騰跳舞精神？非常在那裏呢？天哪！不是仍舊在危險的時局裏嗎？非常時期是一日非常一日了。我親愛的同胞們莫再醉生夢死吧！我們須抱超埋頭苦幹的精神，努力讀書，努力體育，努力工作，努力救國，拿出非常時刻的精神來！

民報「民話」

新文字之我見

日本人要把日本文內的漢字一概廢除，而用純潔的他們本國文字。這當然是日本人份內之事，亦是愛國敬國之舉。

出乎意料的我們國內能努力文化教育的幾位先生。也來一套什麼『新文字運動』提倡『拉丁化』，廢除方塊字——漢字。他們的意思是漢字太玄幻太麻煩。

或者是以爲落伍。夠不上 A B C D 的那樣美觀玲瓏。於是乎挖空心思。拿歐美的字母來作中國字母。創造拉丁文字。以普及教育。式樣美觀。新文化。新單爲觀子。他們的理由是：『新文字是民族救亡運動中的一枝生力軍。因爲中國有許多窮鄉僻壤裏的人民還不十分懂得帝國主義的侵略厲害，即使懂得也懂得的一些淺的影響。這是什麼原故呢？這因爲是漢字的牆垣築得太高了。不容易使那個人接近，不能普遍教育。現在新文字一出世。就可普遍教育，深入民間。那時候民智開通。知道帝國主義的侵略厲害。我們中國的民衆就可起來反抗了。而且力量一定很大……』

但是他們沒有鄭重的考慮過。拉丁化是否能深入民間？普遍教育這是一個問題。如果要待全中國的民衆，農人，工人，婦孺等等的知識都開通了再執起刀槍而迎敵，恐怕敵人的刀早已擱在你的頸邊了。還不如憑着三寸之舌，口傳些國際智識，社會時事給那般智識淺薄的人民聽來得奏效。他們未始聽不懂，也未始不

能感動的。

廢除漢字那又是渺茫之思了。它有着五千餘年之歷史。是中國唯一的文化。每一個字的結構都包含着深刻的原理。它擁有全中國五萬萬人民的信仰，怎麼一旦輕易而廢去呢？事實當然是不可能的。正如魯公先生說的。假使有秦始皇的那樣的人出來，也是沒什用的。況且你們自己寫的正是你們所要欲廢除的方塊漢字。那真是矛盾之至。笑話之極了。

我在此地並不是反對新文字運動，討一個落伍傢伙的頭銜來戴。其實是感到『拉丁化』之舉大可不必。既不能普遍大眾。又不能作民族救亡運動的生力軍。又沒具有拉丁化的特殊美點。要求語音統一也早有國音字母鑒明於前了。況且奏效也很多。我以爲那般提倡新文字運動的先生大半是拖出風頭主義的。縱然有幾個誠意改革的先生，也是不懂大體之輩。

（此處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似有「拉丁化」等字樣）

附錄

批評攻擊與聯絡

……

一次在近來的報紙副刊上，你總可看到，『文人聯絡』，『不要私下攻擊』，『不要一類的理論文章』。這也是文人感到現在環境和生活苦楚的真心表示的同病相憐。……

真的，中國的人民，無論工商農，都是養着自私的心理，所以國家是得保全，……就是錢糧不休，以致於最高尚，知識最高的文化界人，也會互相妒忌爭奪攻擊，……

……現在，文人盡悟了，所以最近各報上發表了許多真心露現的和平文章。……但是也有許多人，是在主張批評。這雖然全歸於是錯的主張，但是祇少罷罷，……
『聯絡』兩個字下面，加上一行小小的此路不通字樣。因為批評是容易引起那篇文章

作者的反感

然而我不並是說絕對可以批評取消，如索羅基一篇文章上的確是大錯謬了，這可不能讓他一貫的錯下去的。在這種地方，不得不來糾正一番，祇要有真實充足的理由，這非但能使作者不生惡感，而且也有聯絡友誼的可能性，這很像俗語說的『不莊不相識』的公句。

在死前往往見那作者是與自己有些仇讎的。或自己所妒忌的人，這可把那篇文章大讀而特讀的大看而特看的咬文嚼字的，祇要尋出文內有一些稍歪斜之處，便大讀大吹的來攻擊它。甚而致於把作者之私生活，也會來罵一番的。所以那末一來，彼此仇恨，越來越深了。還有一種好事的，他並不是因作者與他有恨而攻擊，他是不知其名而攻擊。這種事實越多，所以文人的感情越不容易聯絡，現在既然是大家『讀眼中文大應實聯絡主義』了，大概這種無理的攻擊，也可以消滅了的吧？

總之，攻擊是絕對可以不必的，批評也得批評得有理方才能夠把『文人應當聯絡起來，』的口號，呼得響而又高，否則還是聯絡由你聯絡。攻擊自我攻擊，這幾天的筆墨等於不動。

致於那些無聊文人的反宣傳性質的攻擊和批評，這又是文壇的別檔的一幀。

民報「民話」

再談批評與漫罵

我已經在本刊發表過一篇於『批評攻擊與聯絡，』關於批評和攻擊已詳細的剖解和說明過。同時本刊的許多文友也先後有詳細的檢討。對於批評和漫罵都有澈底的解釋，本來也毋庸再來囑咐。

然而在最近一期的『五洲』上，史文和曾今可的二篇醜作確實使人看了太覺難堪了。這使我不能不爲史曾二君進一言。同時諸位讀者也可再澈底看透史曾二君的用心。和其人格了。

史曾二人的二篇作品，都是攻擊曹聚仁的。他並不是攻擊曹君的作品和思想。而是揭穿曹君的一切行爲和私生活，這雖然是指正別人。但是這種行爲和私生活究竟是否值得揭穿，或真有其事抑是誣造。我們當然不可確定；然而一個人的私生活，我以爲總有錯誤的地方，『聖人也有三分錯。』我們又爲何要招人怨仇，而吹毛求疵的揭露他人短處呢？祇要自己能不作錯事就是了。

曾今可他在『談文人之『行』』上。說曹聚仁是章太炎的一個書記。因爲想賣弄本領，具有巧妙的『登龍術』，便成爲自以爲的『國學家』其實祇是章太炎的一些『牙慧』曹聚仁的行爲是下流的，作文是東抄西襲，自吹自擂。每天混在同力球場賭博，而穿着藍布衣衫，沽名釣譽他的那副尊樣實在像他的『烏雅主義』。

的烏雅。……像這樣的批評豈是高尚的文人所說的言語。簡直是鄉間的婦人「拍着雙手打着自己的屁股罵某某娘罵某某妻一樣。

他又說何家槐也是一個小抖。例如他偷了徐轉蓬的文章被徐告發後，即爲文「自白」等到彼此大名常在各刊的消息欄內發現，他們就依然擲手言歡，依舊舊好。因爲他們的「成名」的目的已經達到。像這樣的事真是「司空見慣」……我說會今可好像何家槐，曹聚仁比做徐轉蓬，他們也許也在鬧這套把戲呢！真是自己出自己的醜處。這裏就是會今可的「登龍術」了。

致於史文也是跟了會今可瞎罵，他們罵的除了爲「登龍」外？那是不知其所以然了。本來好好的刊物而有這樣的文章真是倒楣。

我們要明白批評和漫罵是太不相同的，批評作品是每個作家所願意而樂於接受的。漫罵足以引起對方惡感。這種罵法實在是不容他再有的。

曾先生曾經在「五洲」上說過。中國是無偉大的作品的，我希望他能作些偉

大的作品來。對於文壇風馬牛不相及的無聊東西還是少寫爲妙吧！

這裏我並不是討好曹聚仁。何家槐。也不是和史會二人算賬，實由良心和正義而說的。最後希望無論何種刊物，再沒這種文章發現。

民國「民區」

羅琛和林語堂

開頭先得感謝羅林二氏，替中國出氣，使歐西諸國對中國有相當的認識。

羅琛女士本籍荷蘭，曾在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植物學，通華俄德法英諸國文字，後與我國華通齋先生結合來華，更名華羅琛，在華二十年，深悉我國一切政教風情，她說中華是我第二祖國，由此可見羅氏的愛喜中國了，羅氏早雖研究植物學，但於文學極有研究，來華後即加倍著作，其最膾炙人口的有『戀愛與義務』

『林語堂』、『英文學』、『回國學生』、『雙線』並有英本
『The Flower of the East』等數部，對中國一切倍加稱贊，而所遺憾的。她所
認為她的第二祖國，是還得給予她任何的恩惠，縱然她並不希望得到什麼利益，
可是太辜負她了。

林語堂，先名玉堂，以幽默而名之，有『幽默大師』之譽，民國十二年與趙
元任、錢玄同、黎錦熙等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努力於『漢字革命』
，近數年編排『人間世』，『論語』，『太白』，『宇宙電報』等，去年再度赴
美，從事著作英文小說，最著名而受大眾歡迎者，為其最近在美國出版之『我的
祖國和同胞』，（中國已有譯本），其中對外人卑視我國之處，多予以反駁，和
贊揚我國禮義之邦，愛重和平道德，至於林氏在美，起居極其闊然，版稅過我國
倍幾，故林氏也為謂之發洋財呢！

羅林二氏，均係寫外交小說者，一個為她第二個祖國崇稱，一個為祖國辯護

實爲我國的恩人，然二氏因環境各異之故，彼此之收穫也殊相差遠邇。

民報「民話」

踏上他未走完的路！

關於魯迅的一切。著作和傳歷等，大概每個青年的腦裏都有些明白的吧！那在不久以前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是要出紀念冊的。那更用不着我來多述了。

事實顯現給我個看。魯迅先生的死。是在每一個青年的心坎裏深深的劃一條悲哀的創痕。每個青年一定要爲魯迅先生而嚔淘的痛哭。

但是痛哭和悲哀。都是沒有用的。這對於魯迅先生一點也沒有慰藉。對於我們自己也一點沒有實益。我們要慰藉魯迅先生於九泉之下。我們要在我們的生存線上得到些實益。那我們應當奮鬥且丟了愁思和悲鬱。踏上魯迅先生未走完的路！

勇敢的。始終的向前邁進。向前努力。向前奮鬥。努力奮鬥到我們沒了一絲氣息。才拉到。我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能夠得到的。這些話就是在萬國公墓的紀念會上。章乃器。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宋慶齡。內山完造等諸人也曾講過。沉痛的這樣說過。

一切的虛無。一切的牢騷。我們都應當迅速的拋棄它。我們祇要不出賣靈魂。我們祇要不甘心做奴隸。努力。努力……！廿一日送殯歸。

新聞夜報「追悼」

答泡沫社諸君

本來我早想答覆泡沫社的幾位同志，可是因為自己近來患著初期肺病，連稿字也許久不寫了，所以把泡沫社幾位同志的來詢擱置著的，擱着不答，這是要

諸幾位同志原諒的，但不料前天老友夏草君從事波寄來一信，說是我私吞了泡沫社的公款，必須限期交出，閱讀之下，頗爲憤慨，查泡沫社自成立至今已逾二載有餘。社費收入均費在歷年話會及刊物印刷品上，所餘者僅廿元之數，於去年曾由林豪，楊茂如二君交我執管，未幾因同鄉復交林豪，至本年四月七日因泡沫社成立二周紀念之期，催促林豪臨時召集紀念大會，奈林君不理余言，支吾敷衍，雖然以後我會計劃將泡沫社重興，復刊社刊，但諸社友均無心意，我孤聲難鳴，一籌莫展，當然亦祇好聽之，不意諸同志至今紛紛來函責問，使我不得不有所辨白，以明真相。

社會日報「茶室」

奇
態

『人心不古，世道日非』，這雖然是一些儒者，老學究先生的對於現世紀的動態世故而發的一種無聊憾嘆，我們年青的不得不認爲一種無稽的落伍廢話。

可是現在世界上所作出來的事情，却正如那些頑固者所說的『人心不古，世道日非』，的那些不道德，不良心的事。

別的不去說他，祇就我們文化界來說吧！有許多投稿家，爲了要幾個稿費，挖空心思的去發掘墳墓，改頭換面，人之心血，堂堂掠爲己作，把一個清高的名聲，撒上一堆污蹟。賣了人格，丟了身價。幾個書賈，出版家，比投稿家的心思還要靈巧，手段更要惡劣，把良心一抹，不出代價——版稅稿費，也不徵求作家同意，大意的自由自在的，把作家的腦汁心血——稿子，公然總刊在他們所出版的書上，因爲那些被集掠去的稿紙，都是名作家的作品，（不過已在別刊物上刊過），因此生意很好，蒙蔽了讀者，侵犯了別的雜誌銷路，侮辱了作者，坐守其利的飽其私慾，這些害刊像，『好文章』『半月文選』『大滬晚報副刊』等，（

讀幾天魯迅先生繼承人警告私刊魯迅著作，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文化界的人，投稿家，出版家，也會這樣卑鄙，這個我們不得不認為一種奇態的，更希望大家把人格，身價，名譽，看重點，更不能紀良心絲毫才好。

民衆「民話」

論抄襲

抄襲的文章現在又多起來了，小報小刊物上這到不必談起，連堂而皇之的大報和大型雜誌上，也竟有許多污穢的抄襲文章。

論抄襲者之所以抄襲的原故，不外下列的三種。

(一)想出風頭而自己沒有材料。

往往有一種人，自己並沒有什麼學問和知識，心腦裏拚命想死出風頭，但是自己肚裏空空的，這怎麼辦呢？於是絞盡心血，鬧出數年前之雜誌或報紙，細心地找尋別人的作品，自己再把原文的字句和結構來胡改一番，弄得以通非通，使得人家看不出他是抄襲別人的；於是他搜到報上冊子上去出他的風頭了。得意洋洋的。算是他自己的大作。

(二) 存心毀壞別人的名譽？

假使某一個刊物的編輯，與他有些仇隙的，於是他想盡腦力，拿了別人已經刊過的文章。化了名，投到與他有仇隙的編輯編的刊物上。假使那個編輯略一疏忽，不幸刊出了；於是他就拿了那張刊物。到處毀損那個與他有仇隙的編輯。以爲他的烏氣從此出了，自己以爲勝利了。

(三) 見質可取而介紹給大眾的。

這一種人是不同前二種人了，他的所以抄襲別人的作品，並不是爲了出風頭

和出鳥氣，他是見到那一篇文章，是很有價值的，每一個人看了都有些利益；而不巧這一篇文章恰巧刊在大衆所看不到的刊物上。於是他以爲有介紹給大衆的必要，於是他就把那篇文章抄襲下來，再刊在大衆很容易看得到的刊物來。

抄襲者所以抄襲的原因，大概就是這三種的居多數。但是前二種是絕對沒有人格的，是絕對可恥的。後者一種，是值得可敬佩的可嘉獎的。像這樣的抄襲才有些意義。

民報「民話」

失望與忠告

——讀「小春秋文摘三日刊」後

「只聞樓榜影，不見人下來」的「小春秋」，於這沉痛的「九一八」十週年

紀念的今天讀到了。懷着滿腔熱情的我，看了這刊物後，就像冷水澆下來一般，難過。本來已經病了的身體，亦特別的難過起來。在這抗戰建國最艱苦的目前，這樣的刊物，並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是正確的理論，真實的建議，要能夠激勵民氣，改進社會，要褒貶善惡，要針砭時事。要有助於抗戰。這些亦是『小春秋』所標榜的宗旨，但是請翻開第一期的『小春秋』來看，我們所見到的是：「爲妻之道……爲妻者宜在丈夫面前現其溫柔之特長」。「男人三部曲」。「美國鬼屋裏的發現鬼手」。「帝王薪金的多寡」。「全美國民衆的金牙齒值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最精彩最偉大的一篇東西是『希特勒會在一九四一年嗚呼哀哉』，試問讀者，這是褒貶善惡，針砭時事，適合抗戰的報紙嗎？老實可以說，這簡直是在無形中消耗抗戰建國中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這是禮拜六派，鴛鴦蝴蝶派的無聊牢騷東西，我以為他們一定要這樣，還不如捧彼毛劍佩，寫如何藉油如何斂錢如何可以做大亨叫人家尊重，來得切合實際。更有一篇該刊特稿，

名曰文苑，題爲『魯迅與丰子愷』，的外國人。F先生寫的文章說魯迅是『小道』，這篇文章，我想無論那個看了都要嗤之以鼻的，我在這裏根本用不到再來替這個全世界早有評定的革命者作辯護，不過那個外國人（不知道是法國人，還是非洲人）實在太無知識了。在異國的大地上穿着西裝，拿着『司的克』走路朝天，目中無人。無怪乎法國和非洲，都早落入法西斯德義的手裏。

魯迅雖『小』，但還有『道』。而且小得亦有人看見。『小春秋』的『小』，不但無『道』而且『小』得一無所有。

最後忠告『小春秋』。你們不要自暴自棄，不要專想出一張刊物，兜一些廣告，利用地位賺一些臭錢。須知讀者是不可欺的。

銅筆

有人說「到上海去，是去做臨時亡國奴的。」因此，我就到寧波來了，但是到寧波之後呢？亦不過是如此，這般耳！

x x x

宣傳隊員有許多時候，做過了，便厭惡起來，想還是教育工作吧，好！做了一會小學教員，又想去投考政治訓練班了。但是以後呢？？？喔！還是去當兵，當一輩子彈的味兒拉倒了。不過，當鎮海開砲或飛機過境，就縮做一團啊。

x x x

前天家中寄來二十塊錢，在昨天，買皮鞋，吃和菜，拍照片，化光了。到了今天，又想起難民的苦況，和將士們的辛勞，想拿些錢去捐農抗衛會，收容所，然而，早已「瀉腸生死」矣！

口裏說得天花亂墜，心裏付着酒色財氣，手與腳不知所以，而身體仍舊圍在床裏面。

二七，四，五。

粉筆

在寧波，我看到二種刊物：即「迅雷」和「抗戰青年」。又聽到人家批評它說：「迅雷如書呆子；抗戰青年則是潑婦罵街。」刊物如此，社會上的人像這一種「書呆子」和「潑婦」者，亦正不知有多少。

婦女會的「賣花眼」及許多鄉鎮公所的「潑潑眼」，我們固然一定要追究；便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竿「血眼」更不能不追究！

過今天又是第七次「九一八」紀念，人們早已在籌備着怎樣來點綴一下。紅綠綠的壁報，洋洋大篇的告民衆書，熱熱鬧鬧的化裝表演；我們虔心地拭目以待。但是，我希望這是最末一次的忙碌。

x
x
x

兵士們用槍去粉碎敵人的迷夢，作家們用筆去粉碎敵人的迷夢。用槍要看準敵人的胸膛，不可打鳥羽獸，更不可打自己人；用筆要暴露敵人的罪惡，不可描花繪草，更不可寫「摸屁股」的一類文章。

鐵 筆

測字先生，常常自稱鐵口，閻羅王之臉孔，人謂之鐵面，豈言其硬也，不私也，獨新聞記者而無鐵樣之筆，可不抱歉。

前次在某機關的大禮堂的牆壁上有「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的標語，今天又看見該機關的空場上，滿堆着爛鐵，據說已有年餘，這大概亦是「物盡其用」吧！

前方將士，天天在浴血殺敵，後方的公子哥兒們，亦夜夜在拚命雀戰，蚊蟲嗡嗡，凶勝敵機。於是放下窗簾，以爲都南方空明，多寺屏裏家活躍非常，蓋臭蟲在嚼血也。

有許多救亡朋友，都說我是真心愛國的，爲了國家，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但是當這次抽籤，都忙着詢問，我可以免役嗎？我可以緩役嗎？等到軍政部解釋各戲劇，救護，運輸，交通等工作隊，不能緩役，便垂頭喪氣的滿不高興，有許多

退出了團體，有許多暗暗的去捏造證據，這豈是真正愛國，真正救亡的。

毛筆

前次在本刊寫過一篇「鋼筆」，這次再來一下毛筆，但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翦毛療疾」。

我從前加入過游擊隊，但是游而不擊，這次又加入了政工隊，依然政而不工，總之我的活動，是活而不動。

每一個官長，均有其一種特長，所以稱其爲官長，何區長有「中發白」之特長，周鄉長有做「老頭子」的特長，我陳戶長有「吃飯撒錢」的特長。

書至此，毛筆已禿，筆無用，槍有用，捨筆而取槍，效古人之投筆從戎，筆墨俱待，盡興乎來。

鉛筆

鉛筆，在近代真是時髦極了，時髦就是漂亮，漂亮就是摩登，但是我們仔細研究起來，鉛筆其實是有毒的，不過毒雖然毒，可是用仍舊可用，只是不能吃它罷了。

『今天我來講一個不足，不足就是不夠，怎麼樣叫做不夠呢？不夠就是不足。』這是林宜生君常常學某館長的演講，並且把某館長演講時的姿態，右手遮住了嘴巴，亦表現出來。真是極盡頑皮的能事，不！這是對無能為領導者的貽害青年的二種反抗。

X X X
「噫！經理亦已經夠了，却還要專會會計，店員和學徒，真是身兼數職，儼然要人，但卻沒有眼紅的，掃地抹桌和歇排門，這是所謂『能者多勞』，餓着肚子翻白眼，連大小便的功夫都沒有，却不能違背『服務』的這句寶訓，而眼看着『老爺們』吃五喝六，作威作福，祇好自嘆『道行欠高』吧了。」

當時事公報「提過」

第二輯

蠶

住在蠶雜的都市裏底人，那裏會想起一部份鄉民生活賴以維持的蠶呢？

隅而瞥見弄堂裏，有幾個小學生用紙匣子藏着蠶在玩的時候，便憶起幼年時代的一幕情景來。

祖母用藍色的圓身布兜着一大兜桑葉，緩緩的走到蠶床旁邊，輕輕的揭開帳，把一片一片的葉子拭乾了小心翼翼地平鋪在牠們的身上，接着便坐下來，噴了一口氣。

「這些蠶還有什麼用呢？最多不過抽五六兩絲罷了。」

等一等又說

「從前我年紀青的時候，養蠶真有趣呀！抽絲總有幾十斤，現在人老了，沒
有用啦！」

言訖像有非常感慨的樣子。

這些蠶的來歷，是我在同學那裏討來的，一則存的好奇好玩的心理，一則呢？便是希望給我一些榮耀，爲了想這榮耀恐怕落後，便抬起了頭，拉着祖母枯瘦的手，顫抖的問道。

「祖母，五兩絲能夠做一件像我穿穿那樣的紡綢衫嗎？不會做不來吧！」
祖母聽了我的話後，似乎打斷了她追想年青時候的懷念，驚奇而懷裏的安慰我，

「呀！可憐我的成兒，你從小就失去了父親，你的母親又不能在家，可憐你既有我祖母愛護你了，但是祖母雖然疼愛你，但是實在沒有力量使你過比較舒服

一些舊日子，是的，人家的孩子天熱了有紡綢衫，天冷了有絨線衫，你連一件比較清好些的布衫也沒有，我祖母的心裏是多麼的難過呀！你在外面或學校裏也有些難爲情的是不是？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祇要你大起來，將來總有好的衣裳穿的。」

火油燈的光是這樣的慘淡，我們的臉上，也更加慘淡了，祖母的眼眶發出水晶般的光亮來，這並不是她的眼力強，而是燈光照着淚珠的反映。

那時我雖然年紀小，但是也知道我家是窮的，這窮的原因是因爲父親死得太早，所以一切過的生活，想起來實在是辛酸不過的。

屋外的雨淅淅瀝瀝的下過不停，是像同情我們的苦難一樣，室內的我父親留下來的唯一的遺產——鐘，也滴滴得得的走着，像是告訴我光陰的可貴，我的心裏也畢畢卜卜的跳着，在想心裏不成一件紡綢衫。

祖母打發着我睡了，可是在床上總覺得不舒服，而且很想着母親，母親或許

可以做紡綢衫給我穿吧！一回兒不知不覺的睡着了，而且很快的有了夢，夢見袁校長抱着八房允卿兒子阿五，讚美他衣服的美麗有紡綢衫，稱道他學問好考第一，我不知趣，去叫他一聲，忽然看見他歛起了臉，罵我不爭氣，我一嚇便哭了。

「成兒成兒怎麼啦！」

醒來，祖母還沒睡，她那滿口無牙的乾癟的嘴子正「滴粒下落」的唸着心經。

巫仙

自家還是幼年的時候，母親因為父親的死去，所以每天總是緊鎖着眉頭，陷在鬱悶的阱中，我也跟着沒趣起來了。

一個清晨，母親突然對我說：「成兒！你爸死後的週年到了，不知他在陰間的生活如何，來，媽給你穿新衣服，今天到白杜鎮去求巫仙去，」

母親拉着我的手，出了家門，向白杜鎮的道上走去，我望望母親的臉，沒有一絲笑容，我怕她不給我買糖果，牽着被田野裏的風在吹動的她的裙子。

「媽，到了白杜鎮你給我買糖果呀！」

「你鬧，你鬧我會搥死你的。」

母親這樣的叱咤我。

走完了遼闊的田野，進了一條街，再抹幾個灣，母親向一個黑漆的屋裏走進去，一眼望見滿院子裏坐着許多求巫的中年老年的婦人，像我這樣年紀的亦有幾個，母親向一個面孔上有黑疤的婦人，要了一根小雞（大約是掛雞的號子）問道：

「還有幾個可以給我呀！」

「今天我們先生（指巫仙）很忙，再十多個吧！」

母親就往房裏的一個剛巧空了的椅子上坐下。在左角邊見那個巫仙的，坐在方桌邊的一把太師椅上，閉了眼，口裏喃喃的念着，桌上焚起三枝細香，說是死

了的靈魂。一嗅到這三枝香味，無論千里迢迢，都會跑到那巫仙的身旁來，進了那巫仙的玉靈蓋，上頭頂，暫時做了她的靈魂，於是這巫仙，便對來求她的人喃喃的唱，你問她，她便能答，答的絲毫沒差，十分靈驗，所以這巫仙在附近的幾個鄉鎮裏的是很有名的，每天總有許多人來向她求巫問卜。

一個一個挨過去了，轎着了我的母親，那巫仙問我母親：「我爸的姓名生日歲數，然後點起了三枝所謂召魂香，打了幾個呵欠，照例的口裏喃喃的唱着。」

「我來也我來也。」

「成的媽，成兒你們都在這裏嗎？」

這算是鬼魂說的。

「是的，你在陰間怎麼呢？」

她很誠心的問，

「我嗎？因為在陽世的時候，做人還忠實，所以在陰間倒很自由，你在世好

好的發疼感覺，我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的，能夠去也。」

「那巫和這樣說了幾句，就泛泛眼，打了幾個響嚏，嘆了一口長氣，算是鬼魂去也。」

母親似乎很悲傷，但是我却坐得不耐煩了，雖然我那時年紀還小，但我總不相信這些話是我爸親口說的，尤其使我討厭是那巫神的一副死像，而我所希望的——一個甜甜蜜蜜成了幻影。

連自餘事新報「春光」

初當

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我也會跑過上海的當鋪，當然是無所謂可靠可靠的，自己沒法轉過的時候，拿自己的衣服去換錢，這有什麼羞恥可以言呢？我又不是

去偷盜別人的東西，但是當我把衣服裝下，走出門口的時候，我好比是偷了人家衣服來的一樣，在東西偵望，心裏也很厲害的跳動着，自己的腦筋也思想不出，我為什麼探望和心跳。

慢慢綏綏的沿着人行道走去，六月裏的晚風，吹送來一陣涼意，身心是暢快得多了，然而祇有一些時的暢快啊！當我看見一個斗大的當字，在半空掛着的時候，心底裏突然泛起一陣煩燥與跳動，躊躇着呆住了，望着這斗大的當字出神，雖然明知我是以自己的衣服來換錢，是很大方應該的一件事，但是我實在不敢爽快的走進去，可是一想到囊空如洗，不能生活，在外面立了些時，總於被這粗大的鞭子打出一種勇氣來，進了進去。

朝奉的那副怕人的臉孔，沉着，粗大的聲音，直顯現出驕橫的態度，我把一件長袍向櫃上一丟。

朝奉一聲不響。

我的聲音是顫抖了，似乎存氣急病倒的滋味。

「當幾錢？」

朝奉把那長袍翻了幾翻，閉起眼睛，像煞有介事。

「你認吧！」

我實在不願意決定，我完全當這是命運，讓那命運之神去主宰吧！

「五元錢，」

朝奉把長袍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最後方說出一個價錢來。

我愣了一跳，雖然我的堂兄穿舊了，纔賜給我穿的，但是我知道它新做的時候，是要數十元的幾，怎麼他竟說出五元錢？這使我有些悵然，我想不當，可是要錢用是沒有法子的，想請他再加一點，亦終於沒有說，我祇記得模糊的點頭，拿了朝奉給我的五元紅紅綠綠的鈔票，還有一張寫着我看不懂的字的當票，很快的塞進袋裏，就逃一樣的跑了，我摸摸臉是像火般的熱，眼也模糊的看不

清東西，拖着沉重的腳步，垂着腦袋，慢慢的踱回家，坐在黑越越的房裏，像失去了靈魂。

第二次去當情形比較好一些。以後我常常去當，門檻亦懂了，他說少我可以叫他加一點，否則再換一家，一切不生問題。

——摘自《民聲》

買醉

拖着沉重的步子，跨進了一家小小的酒店。靠着上首位坐下咳嗽幾聲。擺開身子大模大樣的坐下，很像古時候的英雄爺踏着堂倌也鬆腰了上來。

「先生要什麼的？」

「要一斤酒，一盤生熟菜，二個花生米，不夠可以添的，還要藥的。」

快去！」一連串命令式的語句，我自己聽來也覺得好笑。

一回兒那堂倌端上熱烘烘的酒菜來。擺在桌上，我的臉延緩往下墜，一口一口的。堂倌看了我那豬土頭土腦的樣子，也似乎立在那旁，張着嘴暗笑。但是我祇是拿出笑煞人的模樣來。斟了一個鬼臉，伸一伸長頸。提起酒壺斟，一杯一杯，一筷一筷盡量的飲，盡量的嘔，吃得一個痛而且快。喝酒的禿禿聲音，和着堂倌的笑聲，我都一口一口嚥下，覺着別有風味。頓時我胸中儲藏着的穢氣，——親友的白眼，鄰居的譏諷，和自己憂鬱的事情，都隨着這最富有詩意的酒，付諸東流了。

狼吞虎嚥的囫圇吞棗的吃一個乾淨，堂倌提上潔白的手巾，抹了抹吃醬油膩的臉，在樓板上，學着詩大模樣，踱了許多的方步，搖而擺之，最後才給了酒資，慢吞吞的跨下樓來。

走出街頭一街一跌的在馬路上像「焉浪蕩」的蕩着，等倒酒性路路有點清醒

了，才聚精會神的把態度鎮靜下來。快快而返。

這是我受着了某一種刺激，或者受到了一些無謂的烏氣的時候所必有的現象，自以爲「蘇酒可以消愁」的這句語很有道理。所以當我受到一種刺激的時候，往往上小酒樓獨酌買醉，或受到烏氣後，在買醉的時候我常常這樣的自語自解。

『大人不計小人過，嘻嘻，大人不計小人過。』的也就任它去了。

民報「風聲」

春遊

鄉間小品

一躍上岸，我幾年不見的故鄉在我眼簾中了。尤其是都市裏所看不見的一片綠油油的青草。沿河岸的大樹小樹都生出嫩得可愛的萌芽來，我喜歡了。我不忍阻礙和期望我而使這一片春色孤寂，我慢慢地隨着路走着，但是路是有限的。我總

於踏到家門口的門楣。

媽和娟跑出來了。我叫了一聲媽，同時又給了娟一個吻。

「這是這副挺臉的神氣。」媽說。娟笑了笑，這次臉兒不紅了。大概因為慣常了吧！

媽提了籃子去買菜了，我和娟又得多混一會，而且比較自由些。

「好妹妹，你寫信叫我到家裏來幹嗎？」我問。

「就是賞玩賞玩春景囉！」她答了一句又不說了。

「春景？好朋友我和你去玩來。」提起春景我也喜歡得很的，在故鄉可以看到許多美麗的春景。在天靈寺，可聽百鳥的嬌啼，可賞奇花怪草，還有……。我想得呆了。

晚上吃過了飯，媽，娟，我圍坐在一起談些家常瑣屑，這些事雖然我不十分要聽的，但是媽却講得很起勁。

「米菜價是天天在高漲着。還有一種不知其名的雜稅錢糧，房捐啦！捐不勝捐稅不勝稅。窮人總是越弄越窮」媽說了幾一皺眉頭。

睡間媽告訴我隔壁三太公爲了房屋被土劣無形無故的占去而尋死。阿壽去打阿壽娘發誓察抓去坐了「夜牢獄」……其實我實在也不要聽，世界上本來是吃人的，講什麼仁義道德。

「聽她『乖乖』，」我說。

第二天早上整理些用器乾糧，預備到附近郊外作短途的春遊旅行。媽不肯同去，坐在家裏念她未念完的心經。吃過了早點，我攜着媽向媽最喜再會，緩緩的走出了家，吃着糖，談着笑着。在走到橫街的時候，看見兩旁店裏的女人在瞧我倆。有的交頭接耳的談，有的呆看着出神，「姐妹！她們在羨慕我倆呢？」媽看了我一眼。走着走着不知不覺的到了獅山。這裏的風景是很不錯的，我倆在山腳下坐下了。那綠油油的草是芬芳的氣味。樹上的小鳥鳴得這樣婉轉，媽也隨着唱起來了。

「唱的是她在學校裏唱的『因為你』」

「多麼好聽呀！比這鳥兒還唱得好。」

「好！你把我當鳥兒嗎？」

「誰把你當鳥兒。我說你唱得好。」我連忙的解釋。

在山脚下坐了一刻。我預備到山上走一趙，娟也同意的，現在女子不同從前了，所以娟也很會爬山，爬得比我還快。山上的路確實很難走，雖然天也是這末溼的。滑溜溜的。祇好攀了松枝一步步的上去。

到了山巔，見有三所寺宇，巍莊的房屋配着參天的大樹是何等威嚴阿！

我和娟走了進去，去看看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我知道這是大覺寺和僧是不多的。

到了裏面見祇一片幽靜又淒涼的景色，有一個和尚走出來，來招待我倆了。

「阿彌陀佛，請坐，」他便陪我們進會客室，小沙彌泡上一碗香茗。我們坐

下了。那和尚很和氣而且很細心地講佛法，什麼『佛法無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類。

在天童寺坐了半天，把我在活躍的心，又拉回到清極方面去了。和尚是天喜鼓晨鐘，在暮鼓晨鐘的迴響裏埋沒的。世人也是一樣地在忙忙碌碌的忙碌中消滅的。人生是太空洞了。但是這一條自滅的道路走那一條好呢？世界是人吃人的。和尚他們是超出紅塵的不致於人吃人吧！而且這裏無論春夏秋冬都有很好的風景的。還是這裏吧！我覺得人生又渺茫了恐怖了。我還是呆呆地聽着那和尚的講，但是我不知他講些什麼了，祇不過聽到『佛』字罷了。直到和尚叫我才歸路的醒着些。見他緊鎖着眉，像很不高興似的。『佛是不可得罪的，須要順順他呢？』你瞧，是什麼時候。這呆呆的坐着。媽怕不要心急的嗎？』說着瞪眼。

『去去，去。』我立起來向那和尚說了一聲不多坐了。驚吵了。那和尚連忙也立起來道：『不要緊，和尚呢？』時常來坐坐』一邊說一邊走了出來。在門口，

娟向我注了一眼又向袋裏摸出一個銀角給那和尚，那和尚連忙謝阿彌陀佛。在松樹邊娟對我說：「你吃了茶連茶費亦不給的。」

「的確，自己連這種人情世故也不懂一點該死。」

「可因為天晚了我們就不主張再玩，緩緩的爬下了山。攙着手陪你去吃晚飯，在路上娟總是唧唧噥噥的埋怨我不該在寺裏坐這許多時候，以致錯過了春光。」

大美晚報「火樹」

代筆

最近我正設計草擬愛麗社章的時候，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走進來，後面跟了一個十五三歲的小姑娘，我料想這個婦人一定是來請求代筆的，因為我看見她手裏拿著一張紙。

果然那個婦人，她慢慢的走近我的坐位，把手裏的一叠紙放在桌上，我一面請她坐下，一面把那些紙頭拿過來看，是一隻信封，幾張信箋，還有一封已經寫過而且寫過的信，從這封信的封面一看，是太使我注意了。

——怎麼？你要寫信嗎？

我看着這一封信的發信處，「安徽青陽陳明亮絨」的這幾個字。寫得很清秀，可是並不十分老練，好像是一個女子寫的，心裏覺得非常的興奮與好奇。

——是的，先生。

我滿意料她回答出來的是壽昌話，心裏正擔心着，在言語上怕會有什麼不通，可是出乎意料的，她說的却是很清晰的普通話，這又使我一奇怪，於是我又問她。

——你是那裏人？

——我是安徽徽州人，但是搬到壽昌來住，已經有二三代了。

我一面和她談着話，一面把這封信的信箋抽出來看着，我知道這是一封兒子寫給母親的信。

——這是你的兒子寫給你的嗎？

——是的，已經給人家看過了，是正月裏收到的。

——你現在要寫回信嗎？

——是的。

——但是寫些什麼呢？我想你一句一句的說，我給你寫好了。

我知道她是來叫我寫回信的，所以把她兒子寫來的原信亦帶來了，照樣地我拿起一支筆，在八行紙上寫着「明亮吾兄知之……」。

——就這樣說吧！你的來信收到了，年暮寄來的二十元錢亦收到。

——你的兒子去年有二十元錢寄來嗎？他在那裏做什麼呢？

我聽到她的兒子，去年有錢寄給她，心裏突然的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

，我亦是有母親的，我離開她已經有半年多了，半年多沒有見到過母親的臉孔，半年多沒有聽見母親的聲音，我一看到這婦人，腦海裏立刻現出一張慈愛的我的母親的臉樣來，我知道我的母親，當我有信去的時候，她請人家寫回信，一定亦是這樣的吧！關懷着她的兒子的冷熱，飲食起居，諄諄的叮囑慎勸，但是我呢？唉！我不及人家的兒子，我的心裏雖然時常記念着母親，但是我什麼足可表示我記念母親的心呢？除了幾封寫得很糊塗很潦草的空信之外，雖然母親來信說，「祇要你常常有信來，我的心裏就快活了，我不要你有什麼錢寄來，」但是我知道母親在家裏是並不寬裕，又沒有旁的人，可以幫助她，對於錢，怎樣會不需要呢？可是我終於是沒有一個錢寄去過，最近連空信亦疏遠了許久。

——去年八十六軍到壽昌來，我的兒子，是那時候由一個參謀叫去的，現在八十六軍的軍部駐在安徽青陽縣，我的兒子在那裏當一個勤務兵，每月祇有十二元錢，一箇月祇有銀錢一箇，一箇月祇有銀錢一箇，一箇月祇有銀錢一箇。

——你的兒子讀過幾年書？

當一個勤務兵，每月只有十二元，去不到二三個月，就有二十元錢寄回家來，我更加慚愧了。

——他祇有讀三四年書，因為家裏窮，讀不起就停了，如果有錢，多讀幾年書，那裏還會給他去當一個勤務兵。

——呀！你的兒子實在真好。

連小學亦沒有畢業的人，寫出來的信，有這樣的通順，實在是可欽佩的，而且很知道所謂「人情世故」，勸他母親給二個妹子讀書，並且深深地悔恨自己沒有多讀書，祇當一個勤務兵，他說如果有機會，還要去受軍事訓練呢？呀！他不但字句寫得通順秀麗，而且胸懷大志，慚愧的我，家裏辛辛苦苦的設法幾個錢，把我送進小學，又由小學而受中等以上的教育，現在已屆成年有餘，尙不能盡反哺之責，我內心是深深的受到良心的責備。

——像你的母親，真是好福氣呢？你先生這樣，婦人看着我的週身，她見到我穿的一身哩噤制服，她知道我是所謂「先生」，唉！這制服，這先生，呀！這婦人的話，簡直是一把鋒利的刀，重重的在我的心上割上一條深深的創痕，我被創痛得連話亦說不出來了。

——還有呢？

——壽昌的壯丁抽得很緊的，你在壽昌時候的朋友，差不多都抽去了，徐炳榮亦抽去了，徐炳榮這小孩子真好，你去之後，他常到我們家裏來探聽你的消息，還常常幫我劈柴，但是抽去當小兵是很苦的，像你這樣的在外面，我在家裏是很放心的。

她說到這裏，又要使我想起了我的母親來，我的母親她前一次來信告訴我，蔣本泉逃走了，你以後不可和他往來，蔣本泉是我的朋友，亦可以說是同學，他逃走了，爲什麼？母親沒有說，但是依我的猜想大概是爲兵役的關係吧！但是母親

的叫我不可他往來的意思，還是蔣本泉不愛國，貪生怕死的不去當兵呢？還是怕我和他往來之後被累呢？我不知道，總之一句話，母親是愛她的兒子我的。

——這有呢？你盡管說好了。

我的耳朵聽着她說，手亦照樣的在寫着，而腦子却在想着自己和母親，

——你要你的二個妹妹都去讀書，那末你寫信到福建去，叫你大哥哥亦寄些錢來，好給妹妹買書，

啊！爲什麼一樁樁的事情都使我傷心呢？我的心一針針的被刺着，我看着那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臉孔紅紅的，雖說是山鄉農村裏的姑娘，但是生得很清秀的確是需要受教育的時候了。

——你還有大兒子嗎？

——嗯！在福建。

呀！我開始感覺到一種寒冷、孤獨、淒涼、人家有兄弟姊妹，我呢？俗語的

一個子，我不願再聞他的大兒子在福建做些什麼了；我祇希望這封信能夠早結束。

——還有呢？快說吧！習慣地寫完了她的意思之後，再開她還有什麼話，此刻我的筆頭已經加快了。

——想想有許多，但是一時倒也說不出來了。

她把頸抬了抬，眼望着桌上的信箋，我知道這是她要我把所寫的信內的字句，先念給她聽一篇的表示，這是一個年老的婦人或老翁叫人家寫信時常有的事情，因為他把方才說過的話差不多已忘記了，好像自己說過，又似乎沒有說過，又恐怕自己曾經說過，寫信的人沒有把它寫進去，有的時候往往同樣一句話，會說上二三篇的，但是這種情形在年青人，當然是很少的，於是我就唸了一篇給她聽，她聽了點點頭，表示滿意的。

——還有呢？

還有，亦沒有什麼了，不過告訴他空的時候不要東西亂跑，可以看看書習習字，還有章參謀長好嗎？叫他問候問候，根香很記念他，因為章參謀長在壽昌時，根香是服侍章參謀長的太太的，章參謀長待根香又很好，她手指着在微笑的這個十二三歲的女孩。

——就是明亮的事情，亦是章參謀長薦舉的，所以……

——還有呢？

——還有沒有了，就是這樣子吧！

寫信總是一些老花樣，兒子寫給父母的，在最後總是什麼肅此敬請福安或着金安，於是在她說沒有了之後，可是我還有幾個即詢近佳母字（示）之類，寫到這裏，我又想起前次我的母親給我的一封信後面，竟寫順祝大安，這不知我的母親叫那一位擺測字攤的先生寫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於壽昌

坐夜

「阿富娘！我已約好三婆，阿狗嫂，今夜打算到新廟去坐夜，下世修一個如意老公，」

大腳婆打訕着在替廟祝拉生澀。

到了晚上，大腳婆阿富娘，三婆，阿狗嫂等點了一盞細竹絲的燈籠，蹣跚的向着新廟的道上走去，四個人是一個模樣，頭上頂着一個黑色的包頭，包住腦部，老長的黑色外套，前面掖了二根尖頭的帶子，烏紗的裙子，幾乎蓋住了小脚。右手提着一隻吟佛簪，左手不住的前後搖擺，大腳婆却有些例外的，是拿了一塊雪白的手帕。

新廟在每年的佳節時節，總是有許多人來坐他一夜，到了夜間，至廟子裏

的燭光，照耀得如同白晝，纏繞不息的香烟直冒窗外來，坐夜的大都是些年紀三十至六十的女人。

廟祝毛毛嫂，看見大腳婆等來了，連忙搬燈移椅的忙過不了，口裏不住的太長太太好的說了一套。

「毛毛嫂真和氣，所以我每年總到這裏來坐夜的，今年又多了你們幾個了。」

大腳婆喜歡毛毛嫂會拍馬屁，誇着毛毛嫂的好。

「是啊！人家的媳婦多和氣，人又聰明，毛毛的娘福氣真好，獨有我家的爛腐貨天天面孔搽得雪白，連飯茶亦不肯自己燒，真正討她來做太婆的。」

阿富娘和着說。

「說起來，我也氣煞呀！小三自從帶了這丫頭到上海去之後，信亦不時常來了，年底各處的賬要還清，沒有老三這老骨頭苦苦的去耕，我真要犯關了，年青

的時候。老三總是把錢給他娘用的，我是撈不着一個錢，現在兒子手裏又用不着錢，唉，想想真是要氣死，」三婆說着擦一擦眼睛，淚是簌簌的落下來。

阿狗嫂是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最初還唸唸經，後來吃不住了，祇是打瞌睡。

「吃點心吃點心，」

不知怎麼阿狗嫂立刻醒了，眼睛釘着桌上的沙年糕，一掀開嘴，就不禁的流下饒涎來，

吃好了點心，講經的戴上了玳瑁邊的眼鏡，拍一拍發本，咳嗽了幾聲，寶卷又將上台了，

……趙五娘剪下青絲，到那長街去叫賣，

坐夜的，都抬起了頭，靜靜的，不一回，阿狗嫂又打起瞌睡來了。

討債

一明一熄的手電筒，隔着幾盞細竹絲的燈籠急急的向着阿連的家裏滾來，在燈影中看出，約摸有十來個人。

門上揚起了一陣響聲，阿連娘獨自一個睡在牀上，一聽到敲門的聲音，早已知道是幾個討債的又來了。

門是越敲越響了，幾乎有被毀壞之虞，阿連娘是再也睡不安穩的了，她驚惶地憂愁地披上一件棉衣，戰戰兢兢的開了門，讓那些收賬的湧了進來。

「哼！睡得好甜，這樣大的風，故意讓我們在門外多立些時候，欠下了賬，還不容氣，不行不行」。

藥行裏的麻皮阿四吊着眼，惡狠狠地。

「阿連娘，年卅夜了，我們行裏的二十幾元錢，那是再也不能不付了」。

米行裏的賬房先生年紀大些，說話究竟是比较老成平和了些。

「二月半借我十幾元錢，月息是三分，利上還要滾利，到現在也該有幾十元了，怎麼辦？怎麼辦？」

專做印子錢的金富太婆，嘮嘮叨叨的說着。

「阿連娘，我的賬是不許再拖起了，若今夜還不出，那可不要怪我無情，實在話好請你坐……」。

「阿連娘我的錢……」。

「阿連娘，咳！」

「阿連娘，哼！」

各個討債的卻是現着一副狡猾的面目，你一句我亦一句的，把個阿連娘逼着窮得走頭無路。

「先生：真真對不起的很，我家的阿連，寫信來說年底一定寄錢來，所以我靜待他的錢寄來時，再還給先生們，然而到了這時候還沒有寄來，這叫我一個老太婆有什麼辦法呢？先生：好在阿連在外面賺錢，隔隔幾天，總該寄來了，那時我一定送來」。

阿連娘沒有辦法了，哭喪着臉，懸念着。

「不行，哼！這麼隨隨便便的說幾句就可敷衍過去了嗎？今晚非得還清不可」。

麻皮阿四真兇啦！他不看她的可憐，惡狠狠的吼喝着。

阿連娘看着各個債主都不走，窘得再也沒有辦法了，幾個殘缺的牙齒在互相摩擦着，她想還是懇求金富太婆吧！她的兒子在城裏開當店很有錢的，她又平等這錢用，出一些重利或許可能允許的。

「金富太婆，還是你太婆替我解解圍吧！再借數十元，等阿連寄來錢一定本

利息還清」。

「什麼！我來問你討錢，你却又向我借錢了，呸！請你免開尊口罷！」

「金富太婆：你是大福大量的，橫豈你又不等這一筆錢用，還是請你再高抬貴手一下，再借數十元，月息算是五分吧！」

五分息！嗤！鑽進了金富太婆的耳管，她把臉上的肥肉抖一抖，從腰裏摸出一個荷包來。

「唉！真是借錢容易，討錢難。」

米行裏三十幾元，染行裏三元多些，還有油行，南貨店，布店……。

每個討債的眼珠，對準了金富太婆，發出驚奇而又羨慕的光來。

阿連娘開開門，討債的一個一個出去了，金富太婆在最後頭，阿連娘打躬作揖的忙亂着。

「錢是買你的情面，看你可憐，借給你了。月利是五分，極遲極遲到指明節

邊，一定要本利全數還清的，至期不還！哼！可不要怪我無情，這房屋家產……

……哼！」

她搖搖擺擺的去了，遠遠旋過頭來睜一眼阿連的樓屋。

阿連娘，洩了一口長長的嘆息，鬆一鬆雙肩，麻木的手提起冰冷的茶壺，潤一潤沙啞的喉嚨。

「阿連！啊！你沒良心的孩子，做了一年差不多的泥水帶木匠，竟沒有一個帶回家裏來」。

睡在牀上的阿連娘的兩隻眼睛，雖然是閉着，淚却仍舊的流出來，打溼了枕頭。

唱新聞

從前在故鄉——鄧縣，假若到了炎熱的夏天的黃昏，那你隨便到什麼地方，總可以看見許多人圍坐在一個公共的天井中，或大的祠堂廟宇裏，在圍聽着唱新聞的，那般聽唱新聞的，大多數是些農民，因為他們或她們日裏是很辛苦的，晚上便想找些安慰與快樂，因此，不約而同的都跑到戶外來納涼，又因為要想消遣這長長的納涼時間，所以他們總是叫了唱新聞的來唱。

在一塊地的中間，擺着一張很大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椅子。那唱新聞的就坐在這上面唱，他們許多聽唱的，一個個都圍坐在唱新聞的四週，袒開了胸膛，一手一把小小的天盤，一手一支芭蕉扇，不住的揮動着，抬起頭，希望唱新聞的有好的聲音，有格外好的成績給他們，在微笑的臉上，充分的表示着他們的歡

樂。

唱新聞的大多是瞎了眼的可憐人，幼年時就拜了師父，從師父學習唱新聞的本領，一順熟了，便出來做生意，他們所唱的新聞，並不是像現在的什麼華北增兵新聞和剿匪新聞，他們所唱的是適合農村婦女和鄉民的民間舊聞，如梁山伯楊乃武等第一類，却也帶些歷史的性質，但總有些離不開神道鬼怪一類的。

唱新聞的在未唱之前，先喝了幾口茶，咳嗽了幾聲，叮叮噹噹的鬧了足有半個鐘頭的場，也像做京戲一樣的派頭，鬧過了場，便緩緩的唱起來，開場白總是這幾句：

「天上是多月不明，地下人多出新聞，嘔嘔……。」

聽衆像出了神似的，都抬起了頭，呆呆的聽着，唱新聞的是像背書般的一味唱下去，唱下去直待到唱完那段新聞才休止，（也有些新聞像楊乃武一類的須要幾夜才可唱完，唱的代價也甚高的）。其最末的幾句又是討聽衆歡心的老套子：

……早生貴子啦！連中三元啦！……。

最後唱新聞者向每個聽衆用很討人喜歡的話要了錢，或者聽的人之中，有一個傲頭的站起來，代唱新聞的聚錢。

在從前每年每年，祇要一到了夏天的黃昏，唱新聞的叮叮噹噹的鬧場聲是到處可以聽到的，在那個季節也就是那般可憐瞎了眼的唱新聞的最可賺到錢的時候了。

今年的夏天爲了母親的瘋，曾回過故鄉一次，我已沒見到有地方在唱新聞了，農夫和鄉人們的臉是哭喪着，唱新聞的瞎子不知道却到那裏去了。

「自時事新聞」青光」

露天遊藝場

如果那個人從新開路走過的話，他總可以看見舊園弄和油庫路之間的新開路，靠河濱一面的那個偉大的露天遊藝場的，在快到黃昏的時候，（下午也然，不過人少些罷了），那時候是最熱鬧不過的時候了。各樣的場子都有，彈簧，滑稽，申曲，小調，拳術，京戲，魔術……等等都有，總之是一個盡善盡美的遊藝場，除了一攤一攤的場子之外，其次是要算小販的吃食担子了，油頭腐細粉，素飯，臭豆腐乾，還有各色各樣的水菓，幾個小孩子拉開了嘴，放開小肚子吃着淋淋洩洩的。

在觀衆如入山人海，如果你要看見那班戲子的表情做功怎樣，這是你不要想了，怎麼擠得進呢？非早幾個鐘頭來不可，像戲院子裏要預定位位一樣的，但是像我怎有功夫會早早去定位呢？就是打從那地方經過，雖然心裏想去，但因為身體是別人的，所以最多亦不過看一着拉倒了。

那裏的觀衆大多數是小工，老司務，苦力之輩，像着閒來尋一下開心，那地

方的藝員，除了唱幾口京戲的恐怕是北方人外，那一些不是山東人，便是江北人，哩哩啾啾的，很不容易入耳，從他們的口裏唱出來的詞調不外乎之惜哥哥，恩妹妹……之類的。很適合低級勞動者們的心理，這也是那些藝員們賺錢的法門，如果在唱得他們心底裏的時候，頓時會博得許多許多的笑聲，和一陣鼓掌，但是當那班唱戲的人唱完了要領的時候，那般笑的鼓掌的，早已一溜煙的逃之夭夭了，那時候你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行為和良心。

那班藝員們哀求警告的總對那班觀眾這樣的哀求着。

「沒有錢，不要跑，有錢的幫幫忙，至差至差，出門靠朋友，在家靠父母，天地良心……」。

他們這樣捶胸打肚的求了一回，過後就有一片一片的十數個銅子丟下來，等到那班藝員收拾了後，預備開始再唱，那班和蒼蠅差不多的人，又一擁而來了，頓時又是人山人海的擁擠不堪，唱好了又散去。這一班不唱了，他們跑到那一班

去，那一班唱完了，他們又捧到另外的一班去。

唱戲的人，大都是上海人所說的老爺。面黃骨瘦，但是那段賣筆的，都是很健壯的青年。可是不過那一個場子裏，總少不了有一二個女人，沒有女人，小姑娘終是有的。

大公報「本埠附刊」

太陽和月亮

飛機三重奏

(二) 山

太陽雖然還不十分猛烈，可是已經照得大地有些溫暖起來了。街上的人們，好像是熱鍋上的螞蟥，在滿地的亂滾着，尤其是小孩子們，口裏還要大叫着？

『掛了燈籠啦！』

一陣關門的聲音，好像是放了一串小鞭砲，在無數的汽車叫喊聲中，一種慘厲悲慘的尖冷的哀叫，是更大的擊破了，動蕩的空氣，於是人們更擾亂了，人讓汽車，汽車讓人，擁着擁着，塞滿了三多路，麗君路，汽車早已飛過去了，駛到沒有看見的地方，人們依然在跑着，忽然沒命一樣的跑起來了，於是後面擁着前面，前面擁着前面的推進洞裏去，洞裏很涼快，寒氣把人們的汗珠都吸收去了。

『喔！喔！白的，這裏！唉！有六隻，投彈了』。

轟……轟……轟轟。

『喂！穿白衣服的，不要站在洞口哇！』

『喂！不要大聲的叫喊！』

『不要緊的，這山洞很堅固，』

『這炸彈不知道丟在那裏？』

『大概是飛機場吧！』

『或許是火車站呢？』

『……………』

嬰孩哭叫着，人們談笑着，汽車在叫着，鳴！鳴！

(二) 水

月亮雖然還不十分圓，可是已經顯得人們有些溫暖起來，湖邊上的人們，好像是花叢裏的蝴蝶，滿天的飛揚着，尤其是小姑娘們，口裏還要輕哼着：『月亮在那裏。』

一陣談笑的声音，好像是魚在湖中吹水泡，在無限歡笑的會意體味裏面，一種甜意密語的溫熱情話，於是人們更浪漫的了，她挽着他，他挽着她，笑着走着，走遍了綠蔭路，環湖路，魚兒早已游回去了，游到泥草的湖底，人們依然在笑着，忽然瘋狂的跳起來，她和他抬起了二個『飛機頭』，看見二顆『紅絲』的燈

「飛機！」

「那裏？」

「這裏！這裏！」

「噯！」

「那裏來的？」

「香港！重慶！」

「那裏去呢？」

「重慶！香港！」

「這多麼涼快！」

「你要坐嗎？」

「嗯！」

『密月的時候，』

『……』（嘆目）

『養病的時候，』

『……』（蹙額）

『做官發財的時候！』

『哈！哈！』

『……』

魚兒在跳吧！鳥兒在鳴吧！人兒在笑着。

『吃！吃。』

一九四一年七月於桂林

第二輯

流浪之歌

風在那天空搖，

雨在那地上飄；

整個兒宇宙呀！

像在那煙霧中飄搖。

遠遠地，

來了一個瞎子，

彈着琵琶，

『的兒倫登弄冬。』

踏着泥漿去了！

一個打花鼓的小姑娘，

在一家雜貨鋪門前；

唱着，耍着。

年老的母親，

啞啞的敲着銅鑼。

警察在打着寒暄，

軍夫在街心徘徊。

冰霜是哥可好，

立刻跑走了。

我懷着一凍文稿，

想上寫天堂，

又想下告大地。

可是天堂呀！

祇有微風在搖，

大地呢？！

亦祇有細雨在飄。

啊呀！啊呀！

我為那裏去呢？！

溪 邊

一絲清流。

永無休止的。

向深淵傾注。

爬過凹凸的山頂。

穿過疏密的樹林。

像一道電光。

×

沒有血脈。

更沒有脂粉。

還是

一絲清流。

漂去落葉。

流走光陰。

×

嚮望白色的銀鏡。

該向溪中間訊。

正寒的流水。

可是一樣清清。

像串過自家的心。

那樣的沉痛嗎。

×

×

浴

我常常要想到遼遠的廣闊的地方去，

有一天這個時候來到了，

我掙脫了，我的鑊銬繩索，

拿着鑊刀斧頭和穀粒，

踏上這長途的征程，

旅途中——

有不少的山，有不少的河流，

在山中我回頭，於是我笑了，

好像被剝奪徒刑的罪犯，重得自由的一樣。

來吧！好朋友！

我走得熱了，在樹林裏休息，

樹林裏小鳥兒唱着歌，

山嶺上小猴兒跳着舞。

休息吧！朋友！

我用斧頭造成我的家，

我開始播種那些種子，

小鳥們帶着我散佈，

猴子們帶着我取割，

我愛小鳥亦愛猴子，

我更愛那森林和花草。

有一次我走到河邊，

水影着我，

影着我的頭部和手脚。

我覺得我的頭部和手脚，

呀！活潑了！堅強了！

我天天打着鉄！

但是我不想打成錄铸，

我想打一部新種機，

使得我的小鸟和猴兒不再去淘氣，

讓那些野草們，蠟蠟的生長！

讓那些小蟲兒，活潑的爬動！

讓那些大自然天然的存在，

噢呀！朋友！

黃金色調的香味和花草兒的芬芳！

聽呀！兄弟！聽！

鐵的鏗鏘和鳥鳴與猴啼！

浴地！

在這個空氣！

我們當這工人。

當這當這當這。

工人樂

當這當這當這。

鐵匠。

我們天天釘鐵釘。

釘鐵器與金銀。

（改工鹽報）

飛機火車和輪船。

沒有我們造不成。

木匠唱：

刨花好似玫瑰花。

鋸子唱歌給我聽。

建築美麗的世界。

我們實在是偉人。

石匠唱：

造成一條平闊路。

東西從此可交通。

道兵打退我仇人。

行商買賣市面隆。

種田的人

瓦礫！野草！

這荒蕪的地面。

伙伴！

我們要一塊一塊的丟，

一鋤一鋤的削，

丟盡了這瓦礫，

削盡了這野草，

鑄那民族的命脈！

自由的生長罷！

我們不求神！

更不可信鬼！

該用我們的——手！足！

汗！血！

灌溉！耕耘！

有千百萬的魂呢，

在渴望着——這！

民族生命的源泉，

這偉大的神聖使命呀！

是担在我們的兩肩，

伙伴呀！因為；

因為我們是「愛田的人」。

(文化服務)

小詩六章

一、給思鄉者

祖明永秀的故鄉固然可愛，

但是更可愛者還有我們的祖國；

寄問之聲雖然急切，

但是更急切的。社會要你改造；

待我們把祖國振興！

待我們把社會改造！

思鄉的管絃聲先丟開。

六、六月底風

六月的風吹來戀人的情話，

也吹來勞工的唏噓！

問你還着幾管弦子？

播揚着天堂與地獄的音調。

三、夢

假如夢是隨心地領有；

我將終日思想——

地球是與行星互撞了！

毀滅這一個污濁的舊世界。
再生一個光明的新世界。

四、鷺鷥

鷺鷥阿！

我看見你。從水面鑽出，

又鑽入水底，

我聽見你，肚裏吱叫，

口裏在咒罵！

我問你爲誰辛苦爲誰忙？

五、賣報的孩子

提起了沙啞的喉嚨！

嘶出驚奇的消息。

從東街又奔到西街。

三、四個銅子，是你們的希望。

文化的促威者！

六、神女

瘦黃的臉上堆下一些苦笑，

滿肚的哀怨！

每夜的雲雨！

暗淡的街燈！

照見眼角有一絲亮光。

縫衣的老婦

四肢瘦得像四條細小的柴棒，
握着破籃，支着軀幹；

在勁利的狂風中蕩搖；

太陽曬得皮膚變成一片焦土；

呆了的眸子發出灰色的光芒！

老家給「一二八」的大火吞噬了；

兒子葬遠在敵人的炮聲裏。

祇留得這條沒用過的老縫衣。

像虫般的在生命線上爬動。

可是現在亦爬不動了；

到了盡頭。

顫抖地枯老的手；

捏不住那渺小的針。

刺進了手的肉，

不見有血在流。

一針一針又一針……

無數的黑的螢螢，

在眼前飛動。

夜

是那裏放出一股黑煙，

明白的罪惡——

已被隱匿不清，

可是一羣貧病者的呻吟呀！

是格外的響亮了，

這東撞西衝的，

不是一羣魔鬼？

但我們亦已磨滅好匕首與短刀，

離妻兒支撐到天明，

那怕你自己不滅亡！！

離家鄉，

離民謠

離家鄉，

離家鄉，

離家鄉，

離家鄉，

離民悲傷，

冬天裏來少衣裳，

夏天裏來熱太陽，

早上粥，

鹽土場，

湯湯粥粥吃不飽。

(三)

我要耕，沒有田！

你要宿，沒有屋；

田被搶，

家被佔，

妻兒盡死拋路邊。

(四)

山窩高，

水深深，

老禾稻在妖氣裏。

白天想，

黑夜想，

思思想想悲又氣。

(四)

你放火，

我打劫，

暗地鑽進敵後方。

你一刀，

我一鎗，

拚命血戰我前方。

(五)

難民忠，

難民窮，

收復舊河山；

實行新生活。

春季裏來去插秧；

秋季裏來收穀藏。

不怕貪官剝，

不怕土豪削，

在青天白日下過活。

一個作家去投軍

一九三八年七月

想——

家破人亡

賭——

江山淪喪

憶——

投筆從戎

挺胸膛

去身列戎行

月無光

臂又傷

揮汗

古往今來

開機鎗，

把敵人掃蕩。

莫流淚！

休徬徨！

「死有重於泰山，輕似鴻毛。」

沙場死，

雖死有榮光。

懺悔

這是一批斷足折臂的弟兄，

血肉模糊地怒號着；

猙獰地凶狠地，

撲向，——

松井石根的懷裏。

黯淡的油燈，

散佈着悽慘的白光；

隱約的送來一陣，——

幽靈的哀號，

還有征人妻兒的呻吟呵！

深夜的迴響是那樣的死寂，

老年人的腦裏是打起了——

這深長的往事，

在高麗，在滿洲，在支那的南京，

呀！這是罪惡，是一個深長的惡夢！

今日的「心經」，恐怕是，——

再亦贖不回往日的罪惡了！

二隻模糊的淚眼，

是對住了那——

血凝的銅音。

二九年三月

扎 掙

(集歌詩・說小・感雜)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者： 陳 明 章

印 行 者： 真 寶 書 店

桂林太平路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國 幣 叁 元

三十二年四月 初版——三〇〇〇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覈處發給審查證書字第一四五號

65575

65575